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制权观

■许炎 傅婉娟

引言

制权是对战争某一领域的控制权,是某一作战关键要素发挥主导压制作用的态势,体现出对一个时代作战优势领域的技术控制。制权不仅是现代战争把握先机和主动赢得胜利之所在,同时也是军事变革的重要基础和发展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军队作战能力的快速提升,制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拓展,各种新的制权概念层出不穷,并彼此影响、相互交融,推动战争形态演进。

制权发展的基本着眼

制权理论创新不仅是一次思想火花或者灵感的一刹那,而是有着深厚实践根基的思维领域的创造性活动。

基于对战争形态演变的准确把握。战争形态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化,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战争,只有把握了战争的时代特点,摸准了战争形态演变的脉搏,把未来打什么仗、怎样打仗这一基本问题搞清楚,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与之相适应的制权理论。当前信息与智能已经取代物质、能量成为战争中至关重要的要素,成为未来战争制胜的关键所在,战争形态已经进入信息化,并正向智能化迈进,制权理论必须适应这一趋势潮流。

基于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清醒认识。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安全威胁是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阐释的原则。安全威胁隐含着可能的作战对象,预示着可能的战场方位。不同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不同,可能引发冲突和战争的不稳定因素各异,将要面对的作战对手也不尽相同。制权理论创新,必须建立在清醒认识本国面临安全威胁、战争诱发因素、可能作战对象、可能作战领域、可能作战样式等基础之上,切实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制权理论好高骛远、流于空谈。

基于对科技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战争是对科技最敏感,受科技影响最深刻的领域。当今时代,科技正成为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科技含量成为衡量军队建设质量的关键指标。如果对科技发展趋势缺乏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就难以以为制权的生成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制权理论,必须密切跟踪前沿科技发展动态,从军事视角提升对新科技的敏感度和理解力,深化对军事需求和科技价值的理解,不断从科技发展趋势中

找寻制权理论创新的灵感和路径。

基于对客观军事实践的理性回应。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代军事实践既为理论发展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又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检验路径。在军事实践中创新发展和检验运用已经成为各国军事理论创新发展重要经验。军事实践特别是战争实践和军事演训,既为制权理论创新提供鲜活材料,也为检验制权理论创设客观环境。同时,外军的军事实践,也是一种实践样本,既有特殊性和局限性,也包涵一般性、规律性因子,同样可以为制权理论提供借鉴。

制权发展的基本特征

制权发展虽然呈现复杂发展轨迹,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中仍然可以发现其所隐含的内在规律性特征。

制权领域从现实到虚拟。传统制权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紧紧围绕夺取控制物理空间展开。对新的空间资源的开辟是制权发展的突出标志。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作战空间已经出现了现实和虚拟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类。现实作战空间与虚拟作战空间构成人类战争的两个向度。陆海空天等是有形现实空间,信息网心理等是无形虚拟领域,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等可称为“制实权”,制信息权、制电磁权、制网络权、制心理权等可称为“制虚权”。技术的进步使得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紧密地交织,制虚权与制实权相辅相成。这些虚拟空间的新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新质作战力量正成为新的战略制高点。

制权基点从宏观到微观。人类在战争实践中不断追求强大物质能量的开发与运用,核武器让人类对能量运用达到一个顶峰。而这又反过来因为核武器巨大破坏力而限制了核武器使用,其更多成为了战略威慑武器。与此同时,传统

类型的现代武器装备研制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即使是强国在装备投入上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为此,价格低得多的无人微型作战装备便随着技术发展应运而生,微作战正成为新型作战样式。特别是21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突入到生命微观空间等超微空间,制权争夺在占领微型作战空间后,正进入超微空间作战领域。

制权功能从单一到融合。传统意义上的每一种制权都有相对独立的作用空间,具有相对单一性。然而现代战争,作战力量、作战手段、作战方式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战争样式逐渐被新质力量所主导的新的战争样式所取代,敌对双方的作战行动是作战体系间的整体较量。这种整体较量的特点,使作战制权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各种作战制权之间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夺取某一领域制权需要有其他领域的制权作为支撑或创造条件,制权的渗透、制约、组建的功能更加凸显,并出现了不同制权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夺取未来战场制权必须依靠各种制权的相互配合,从而形成“软硬结合、虚实交融”的融合性制权。

制权目标从摧毁到控制。传统意义上,物质能量是战争意志表达和军队战斗力建构的主要方式,物质摧毁是作战的“元基础”。随着科技发展和世界一体化程度加深,特别是征服对手方式与能力的升级,战争开始从追求肉体消灭到瘫痪控制对手,重点是打击敌抵抗意志而不是物理摧毁。随着人类迈入脑科学时代,战争空间延伸到人类意识领域,使脑成了新概念武器的“攻”“防”的主要靶点。未来人机融合围绕脑展开争夺,作战双方将通过各种脑控技术与有效设计,重在获取敌方思维意识,甚至直接干预敌方首脑机关的思维,进而产生意识思维控制战。

制权发展的基本路径

制权发展日益呈现出科技渗透、实践牵引、体系支撑等显著特征,对正确路径和科学方法的依赖凸显。

理论融合创新制权。理论是科技创新的导航,科技是理论创新的翅膀。科学技术是军事发展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和创新都

会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在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发展上站立时代潮头,就能占据主动、赢得先机。当今科技创新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井喷之势,密切掌握科技发展前沿和技术动态,增强对新技术、新发明的敏锐性,努力将制权创新的增长点转到基于科技进步和运用科学方法上来;结合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国家安全需求和强军兴军实践,深入追踪挖掘新技术、新装备的军事价值,深入思考其运用与对抗方式,加快构建理论和技术两大引擎双轮驱动、协同创新的制权理论创新。

多域聚焦优化制权。战争实践告诉我们,单域制权是多维战场的根基,战略地位不可替代。但是未来战场空间由近及远、由实向虚、由中尺度向微观和宏观全尺度深度延展,陆、海、空、天、电、网等战场空间融合更加紧密,各作战要素跨界联动、跨越融合,仅仅依靠某一个或某几个域的制权优势难以从根本上慑敌制敌,只有把多个域内的相对制权优势进行重新布势、全面整合和同步运用,多域聚焦形成融合制权才能形成效能更为突出的制权优势。多域聚焦就是着眼战争需要,把不同方向、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空间的制信息权、制电磁权、制网络权、制心理权、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等的优势聚合起来,给对手最大程度地施加压力或进行打击,以维持或取得优势地位,赢得战争主动。

换道超车颠覆制权。采取尾随追赶模式很难在制权竞争超越被追赶对手。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更新加快,人类获取知识更加快捷,军队作战单元的构成方式、组合方式呈指数级增加,每出现一个新事物都将带来许多发展拐点。在拐点涌现的情况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选择性增加,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步增加,这往往也是后发国家军队建设实现“换道超车”的有利时机。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开辟了新的技术应用领域,既符合技术发展规律,又在常识、意料之外,使敌人猝不及防,形成了“技术突袭”。制权创新就是要将创新基点建立在颠覆性技术之上,为颠覆性技术军事化运用开拓路径,为建设新质颠覆性力量提供理论支撑,形成对对手的“理论突袭”,实现“换道超车”。

【延伸阅读:本版《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优势观》(8月29日)】

群策集

党委议训制是我军各级党委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的重要办事规定和行动准则,是指导军事训练科学开展的重要制度平台。党委议训制推进备战打仗工作格局的有力抓手。为此,党委应带头研究军事,进入战场,练谋略;带头研究战争,进入角色,练指挥;带头研究打仗,进入情况,练应变。

通过议训提升“谋”的艺术。“上兵伐谋”。“伐谋”就是要根据作战规律和制胜机理,灵活运用作战力量、技术手段、战场环境等,以取得战略主动和战场优势。这些恰恰是我军的传统,也是优势。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强调体系对抗的同时,极大地拓展了指挥员的谋略空间。当前,党委议训需要始终将准星锁定在军事最前沿,关注最新战争凸显出来的新特点,注重混合战争背后更深层次体现出的军事力量运用的多样性,更加注重破敌体系,更加注重网络空间对抗,更加注重依技施谋,更加注重虚实结合、多法并举。

通过议训提高“控”的能力。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强弱弱敌这一战争制胜铁律中的指挥员能力之强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现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中很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指挥员对抗的作用空前上升,作战指挥策略性、联合性、时效性、专业性、精确性要求越来越高。没有先进作战指挥体系,没有强有力指挥控制能力,在激烈对抗下,甚至可能无法有效指挥部队,就更谈不上有效消灭敌人。这就是战争的发展变化。当前,党委议训就是要着眼掌握战争制胜新特点,着眼复杂艰难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提升党委对部队的指挥控制能力。

通过议训提升“变”的技巧。兵怎么练的前提是知道明天的仗该怎么打。打仗是敌我力量对抗的过程,战法一定是针对具体作战对象的实在管用的行动方法,而不是套用教科书一般的行动程序步骤。譬如,冷战时期苏军完善了大纵深作战理论,美军则相应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理论。加强战法创新,已成为提升打仗能力的极为紧迫的要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战法创新的基本方法,关键在于创造新的不平衡,实质是扬长避短,以能击不能;我打我的可以,你打我的不行。当前,党委议训所要追求的就是力量布局最优化、自身弱点最小化、作战效能最大化,进而造成局部非对称优势扩大化,直至形成对敌全局上的压倒性优势,实现以能击不能。

通过议训提升“筹”的科学。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时有抬头。我们要学会运用战争矛盾法则辩证分析对手,清醒认识到再强大的敌人都有弱点,再完美的方案都有不足,摸清敌人优势软肋,综合研判敌强我弱、敌我相当、敌弱或强各种情形,找准对手战争体

在深化议训中谋打赢

■张芳

系和作战行动的长项短板,才能知己知彼、料敌在先。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把在什么时机、什么地域、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力量、采取什么方式、谁来组织指挥、怎么搞好协同等问题搞得更精准,不能大而化之。当前,党委议训就是要紧跟任务,紧贴对手,紧贴环境,优化各种预案,在优化各种预案中做好备战打仗的准备;做到一场战争多种预案,一种行动多手准备,搞好作战方案计划,常态化推演、实战化检验、动态化更新。

通过议训提升“练”的实效。训练是战争的预演,越接近实战,打赢就越有底气。实战化训练,实是根本,战是目标,化是关键。训练不拼命,打仗就丢命。解决弱项短板,让实战化训练“实”起来。想练不会练,这是能力问题。党委议训就是要练强一批会练兵的武教头,把真正想打仗会打仗谋打仗的人用在带兵打仗的岗位上。会练不苦练,这是标准问题。党委议训就是要打破“洗碗效应”,激发官兵投身战斗力建设的热情和活力。会练又不苦练,这是作风问题。对此,党委议训就是要激发官兵后向战而生,困战而荣的精神品格,坚持实战实训,夯实技战基础;把实战必务、能力必需、打仗必用的传统课目练熟;把使命任务、应急应战、自身短缺的急需课目练强;把体系作战、复杂科目、极限条件的险难课目练实。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集智者胜

■徐磊

利堆积而成。现代战争的多变性和连续性决定了指挥员必须根据战时的情报、火力、后勤等要素精准筹划,高强度的作战要求指挥员必须充分发挥参谋机关的“智囊”作用,根据战场“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赢得主动。

集智可创新战法、出奇制胜。《孙子兵法》中提到“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官兵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按照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在敌后战场创造性地发明出闻名于世的“地道战”“地雷战”等战法。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战争的作战样式逐渐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无人化武器装备、全域化立体作战、饱和式火力打击使得战法策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在作战中另辟蹊径,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是指挥员战前必须考虑的问题。只有善于从广大军民中汲取智慧,发挥基层官兵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在将来战争中更加用兵自如,从容制胜。

集智关键在于发挥军事民主的力量。军事民主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是凝聚官兵智慧的“锦囊妙计”。把加强风气建设作为发扬军事民主的关键途径和根本保证,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广泛调动官兵参与军事民主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官兵争当军事训练的“主人翁”,提高官兵参与军事民主的本领,营造鼓励官兵建言献策的环境,不断激发参与军事民主的内在动力。

【延伸阅读:本版《科敌者胜》(9月10日)】

“打”与“拉”:战役内外线有机配合的典范

■张辉 谢菲

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根据“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战略方针,制定了“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作战方针,自1946年12月18日至1947年4月3日,实施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行动,共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巩固和扩大了东北根据地,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战斗简介

1946年冬,国民党在东北集结了40万大军,占领了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将其主力集结于南满,企图分路占领东北。而我军在丰满地区兵力只有2个纵队4万人,孤悬敌后,力量单薄。在此形势下,东北局实行“坚持南满”的战略方针,制定了“北打南拉”的作战方针。所谓“北打”,就是在北满的我军主力兵团,在战役上取攻势,向长春以北的周边地区,连续实施攻势作战。所谓“南拉”,就是在南满,我军在战役上取守势,似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后方,使敌人腹背受敌。这就在军事行动上,形成了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密切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有机配合。

内线作战方面:1946年12月18日,四纵跳出敌人的封锁圈,在安奉线两侧,开辟敌后战场。10天内打碎敌据点10余处,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将进攻临江的2个师回调,减轻了临江地区的压力。正面作战的三纵,乘敌军调动之机,在通(化)辑(安)线上实施反击作战,一个多月共歼敌3000余人,攻克据点37处。1947年1月30日,敌出动4个师,第二次进攻临江。针对敌位于高丽城子的1个



研史析理

师孤军深入,我军集中三纵3个师的优势兵力进行围歼,歼敌2000余人。随后我军挥师三源浦,一举消灭增援的敌1个师近2000人。2月中旬,敌出动5个师分四路第三次进攻临江。我军首先打敌翼侧暴露的师,然后将敌另一个师拦腰斩断并击其侧后,歼敌1个团另3个营,迫敌放弃辑安。敌在接连受挫情况下,于1947年3月28日,出动7个师的兵力,向临江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军采取先发制人,先敌展开,先敌进攻,集中主力3个师,攻击击歼1个师,实行两翼包围迂回,进攻敌人纵深,歼敌1个师又1个团。“四保临江”作战粉碎了敌的战略企图,迫其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形成了东北战局的转折点。

外线作战方面:1947年1月2日,我北满主力,集中3个纵队和3个独立师共12个师的兵力,跨越冰封的松花江,向南出击,实行“一下江南”作战,一举消灭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一军的2个团,迫使敌从南满抽调2个师,增援北满,有力地支援了南满的防御作战。1947年2月22日,我北满部队出动3个纵队与3个独立师共12个师的兵力,开始“二下江南”作战,计划相继围攻重要据点城子街,并围攻德惠。与此同时,要求南满、东满、西满各部队进行战略配合。我军围攻德惠不下,给敌军以错觉,遂出动2个军

讲评析理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系列作战行动突出表现为,外线与内线的进攻和防御,包围和反包围的有机配合。

一是站在全局高度进行周密谋划是作战胜利的前提。陈云、肖劲光等南满军区领导,站在东北全局的高度和,观察南满形势。陈云同志对走和高留的利弊进行反复比较,形象地把东北敌人比作一头牛,牛头向着北满,牛尾留在南满。如果松开牛尾,牛头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肖劲光同志提出南满必须坚持,南满能够坚持,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针。正是因为贯彻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战略,才使南满部队与北满部队共同战斗,成为扭转东北战局的关键。

二是开辟敌后战场是以弱胜强的重要战略指导。针对敌强我弱的态势,南满部队采取内线防御、外线进攻相结合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在北满部队配合和支援下,乘敌后方空虚之空隙,以

正规部队一部深入敌后开辟新的战场,打乱敌之部署,迫使敌回援。在敌顾此失彼的情况下,我内满部队实施反击。同时北满部队三下松花江以南配合南满作战,实行“南打北拉”,使敌两面作战,在对敌作战中形成两个战场相互支撑配合的战略格局,有力地改变敌我对阵的基本态势。

三是战役上的积极进攻是达成战略上防御之目的重要手段。在敌处境进攻态势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指挥员集中优势兵力,以局部战役战斗上的积极进攻和胜利,达到了全局稳定战略防御之目的。通过打分散孤立之敌,积小胜为大胜;诱敌深入,迫敌分散;优先打冒进之敌;围城打援,迫使敌在兵力调动中予以歼灭;集中五倍、六倍乃至更多于敌兵力,形成包围之势,力求全部歼敌。通过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方式主动打击敌人,既可改善我之不利局面,还可牵制调动敌人。

四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始终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此战役中,我军兵力少、装备差、物资供应不足,且恰逢冬春季节,天寒地冻,御寒装备不足,战场环境非常艰苦,在此困难环境下,我军克服连续作战、部队极度疲劳,并受到冻伤威胁的不利条件,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士气,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七战七捷。而反观国民党军各部之间互相倾轧,军队士气低落,官兵厌战情绪日高,战斗力明显下降。作战中,面对我军的勇猛攻势,有些国民党军不战自溃,大量被俘人员经我军思想改造后成为解放战士,壮大了人民军队,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



挑灯看剑

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而众人之智无穷。诸葛亮说:“夫参署者,集思广益也。”当年楚汉相争时,刘邦的成功就在于“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受取,各取所长”。现代战争中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指挥员要想做到根据战场态势快速下达作战命令,需要各领域的参谋人员合力协作,方能保证中军帐高效运转。

集智可戮力同心、群策群力。同心,即凝聚力,是指集体对个体的吸引力,个体对集体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无形的心灵力量,是将一支部队的官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见的纽带。团队的凝聚力来自于团队成员自觉的内心动力,来自于共识的价值观。《鬼谷子》谋篇中讲到“故同情而俱相亲者,其俱成者也”,下级积极为上级出谋划策,上级能够合理采纳下级的意见,大家为了完成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作战中,下级不只是简单地服从命令,而是根据实际战场情况向上级及时提供意见,上级通过整合下级的情报及时调整行动方案,每个岗位的作用都能够发挥到极致,最终“步调一致得胜利”。

集智可精准筹划、减少失误。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蝴蝶效应”在现代军事行动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指挥员任何一个决策上的小失误就可能导导致整场战争的失败,而一场战争的胜利则是由数次战役的胜